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銀瓶梅

第一回 見美色有心設計 求丹青故意登堂

詩曰：種福尋常休上天，不欺暗室便為賢。

勿因惡小隨中做，積禍中來日入愆。

光陰同逝，歲月其流。俗世中跳得出七情六欲圈兒，打得破酒色財氣關子弟，知己所當者，名；又自能所知戒者，過；方成豪傑。反此二語，定然做出千般百計鑽求，甚至無所不為，遂至妻子不顧、父母不連；親戚名分不顧、朋友交情義絕。只圖一時歡娛，卻害他人性命，以辱名放，為倫常種種之弊。可不歎惜哉！惟酒色財氣四字，似乎相均一則，然究不竟一財字足統酒色氣三則矣！怎見得財字利害倍統三則？

假如一個人受著凶窮之苦，捱盡無限淒涼，早起來看一看廚灶，並沒半屋煙火；晚入室摸一摸米缸，無隔夜之糧，妻子飢寒，一身凍餒，粥食尚且不敷，哪有餘錢沽酒？更有一種無義朋友，見面遠遠逃避，即近見亦白眼面寒，相知只有心無恨，哪有另心覓美追歡？身上衣衫襤褸，凌雲志氣，分外損磨。即親中莫如兄弟，且低視於汝，笑落一籌，思前想後，只能忍氣自嗟，怎能有心與人爭氣？正是：一朝馬死黃金盡，親者如同陌路人。此四字計來，豈非財字倍加利害，足統三則乎？此是曰一貴宦公子，為色拋金，惟欲追享樂，豈知天不從人之願，偏偏遇著一位困而有守秀士、貞潔文娘！後來反災及其身，以至危戮父母妻子，父子俱災，弄成不忠不孝，皆因以財易色而至禍。可歎其遇由自取！

卻說大唐玄宗帝明皇，其登基初年號開元。按史事，睿帝皇帝乃李旦，他因太子勸進，起兵誅戮了武則天眾武黨，並滅除韋氏，反周為唐，中興祖基。但李旦在位兩載，不樂為君，故傳位於皇太子，為太上皇。不數載，駕崩，壽五十五，葬於橋陵。也不多表。此書中單說唐明皇開元之初，前用一班忠賢為相，宋璟、姚崇、韓休、張嘉貞、杜暹、張九齡等輔政，至治太平民富，可稱盛世。後來不有其終，貶逐眾忠良，復用李林甫、楊國忠，政又紊矣！

當時，又有一奸佞之臣，官居兵部尚書之職，拜任李林甫門下。二奸結為心腹，大為唐明皇信任，言聽計從。他乃江南蘇州府人，有子一人名裴彪，他名裴寬。但裴彪，父在朝廷近帝，彼在家未任上兩載，只捐納武略將軍武職。年方三十，癡堂妻妾，一心未足，為人兇險，品行不端。凡見人閨女抑或妻妾嬌美，無論有夫或孀婦，即立起淫心，千般百計要弄上手來方休。日前恃父在朝官宦勢力，欺凌虐陷附近平民過多，實是色中餓鬼。

蘇州府南門城外，有一專諸裡，內有一貧寒秀士，姓劉名芳，身入贅門，才高志大，但未曾早捷，高登科甲，年交二十四歲上，父母雙亡。單身，並無兄弟。彼原籍鳳陽府人氏，寄客寓於蘇州已兩世了。娶妻顏氏，生得相貌嬌嬈，尚未產育男女，現在懷孕於身。這劉芳仍是在本土學校訓課生徒，習文學以取資度日，二者，自得習讀以待秋闈應試。

一天，劉秀士出門買物，出城去了。

禍因顏氏精於女工描繡，多與豪門描刺綾絹，以資丈夫誦讀日給之需。

亦一內助之賢婦也。此天，在門首買些絨線之物，正遇本土狼宦之徒，即係兵部尚書公子裴彪道經劉芳門首。一旦看見顏氏娘子美貌如花，不勝羨慕，即駐馬挽韁，雙目睜睜看去。顏氏娘子忙閉門進內，不表。

只說裴公子一路回府中，一心專意在此日所遇的美佳人是個本土劉秀士之妻，怎弄得她身從於我？豈不是枉思妄想。也不竟懷，怎出於口的嗟歎之聲！早有近身服役家丁，一見公子心有所思光景，短歎長吁之狀，即請問：「公子大爺，有何心事不樂？懇明示知，小價或可替主分憂，如何？」

裴彪曰：「汝等哪裡得知？我今天出城游耍，及在南門外回府，只見專諸裡內劉秀士門首，一女娘生得美質娉婷，只可惜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之上！他雖一窮困秀才，但是個守道學的書癡，平日又不與會交，怎能有竅通彼內室之婦女？某意欲用強，打搶回來，只恐他協同本土鄉宦縉紳士人呈本境大員得知，傳入京師，禍及父親，是不敢造次也！思算不來，是至心憂不下。汝等眾人有何妙計謀，與本公子酌力得來？倘事成就賞你們白金千兩。」

內二家人曰：「公子大爺不須懷憂！小人已有計謀，或可辦來！此事且急切不得，且更不可明搶，搶奪果有礙於國法，只暗算個萬全之策即可。惟劉秀才書寫得一手妙丹青，本土頗有名聲。公子爺來日攜帶綾絹一匹，親往他書室，以求書寫丹青為名，他見公子爺是個赫赫有名的貴宦公子，定然一諾允從。書成後，特往謝他妙筆，故厚交好，以圖假結拜手足，定須多用些金銀與彼，只強為通家交厚，相善往來。且劉芳是一窮酸秀士，見金帛哪裡有推卻之理？但得他妻乃婦人水性之見，又以公子顯貴宦門，少年玉彩，未有不貪而動其心也！倘果然性硬難動，須窺其隙竅破綻處，用智取之抑設計用強也，此事何愁不就算的？」

裴公子當時聽罷，大喜曰：「此計妙甚！莫無遺策，可唯依也。事成之日，重重有賞。」計謀遂定。

次日膳後，主僕三人同行。公子上馬，二家人持卻綾絹在後跟隨，一程來到劉秀才書院中。先命二家人通報，劉芳一聞知有裴公子到來拜探，即出門迎接。裴公子滾鞍下馬相見，劉芳請公子到內堂，分賓主而坐，命門徒遞敬茶畢。

登時，劉芳動問：「公子貴駕辱臨寒舍，有何賜教？」裴彪曰：「無故不敢造次訪尊府，只因久仰足下妙手丹青，遠近馳名。今裴彪亦得聞羨慕，故特攜來素絹一幅，仰求妙手一揮，致意珍作，將為敝室增光，祈勿見卻，幸甚！」

劉芳聞言，微笑曰：「公子哪裡得聞誤聽，敢當謬賞？難道不知劉某乃一介寒士，只因進學後兩科不第，想必命限，定該一貧儒終於困乏，無有開科之日也。故設教生徒，度捱日給所需，並伏竊竊學效別人書一兩張俗筆丹青，不過售於市井中，村落裡，是見哂於大方者。只不過以備日後防身餬口養老之謀耳！豈敢有污公子貴人之目，皮要書寫污了綾絹貴重之物，可惜之並難以賠償起的。請公子收回去，另尋妙手之人，方妥當於用也。」

公子聞言，冷笑曰：「足下之言，太謙虛矣！莫非不肯見賜乎？裴某久聞先生妙筆遠馳，近稱第一，我蘇州一府丹青，無人與匹，何須過於拒辭？某非為白手空求者，倘承允妙手之勞，自當重謝，休得推卻！」

劉芳曰：「既然公子不嫌污目，吾且獻醜罷！豈敢當受公子賜賞之物！但不知尊意要書的山水雲石抑或人物鳥獸花木之景？」

裴公子曰：「花鳥雲石，山水人物，八大景致，只由足下妙手傳神，何須限吝乎？」

劉秀士領諾，又曰：「此非一天半日功夫立就，且待兩三天，劉某書成，自當親送至府上，如何？」裴公子曰：「既得先生妙手承允，豈敢重勞親送！且待某於三天之後來府上取領，並攜送墨金來致謝也。」

語畢相辭，拱別起位。劉芳送出門外，公子上馬，二僕人跟隨回府而去。

劉芳回身。不知何日寫出丹青，公子來取，且看下回。